





第八五三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賓	類	古	經	考	坦
		續			齋
	川	古	外	古	通
退	語	今	雜	質	編
錄	小	考	抄	疑	

宋 邢 凱撰……………一	宋 葉大慶撰……………一五	宋 魏了翁撰……………六九	宋 魏了翁撰……………一〇七	宋 陳叔方撰……………六二九	宋 趙與峕撰……………六五三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坦齋通編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滕錄監生臣汪本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提要

坦齋通編一卷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臣等謹案坦齋通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

郭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

有淳熙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宗時又

有慶元間高秉文命題京鏜攻中官王德謙

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于寧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寧為武寧宰其家

充里正則武寧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

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

齊之詩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

矢魚引世說證元龍百尺樓引漢書證伏波

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子西方聖人不

指佛引明堂位鄭注證漢書禿翁字引朱買

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傳謂

唐書前後舛異引前漢書證豺狼當道二語

不始張綱埋輪引鄒陽書證驚鳥累百二語

不始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為精核他如論衡

家擇日及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

委天數論救荒當知戰姦論羅浮山飛來峯

之妄論漢高祖同罪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

祠論公儀休怒織帛不可訓持論皆為正大

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應坐顏回曾參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于殿上而列其父于廡下宜別立一堂之說

後世建啓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意矣

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

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捃拾

編為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

馬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自

玉輔嗣有朋龜獻策之說學者類以十朋之龜為絕句

聞明易者以或益之為一句十朋之為一句龜弗克違

為一句益十人朋而益之雖龜亦不能違如詢謀僉同

則鬼神其依而龜筮亦協從矣

原註近見楊誠齋易詳與此說同

左傳執冰而嬉杜預以冰為箭筈初疑其不然及觀詩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大叔于田抑釋棚忌註棚冰所以覆矢鬯弓師古釋文

棚音冰所以覆矢也馬氏曰櫝圖蓋也今韻畧註云箭

房之蓋棚通作冰乃知預之說為有據也

詩稱文母即文王之母亦猶啓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

離詩乃以文母為太姒誤矣論語亂臣十人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幸而劉侍讀以為子無

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

亦非太姒也思齊太任文王之母當以是為證予既辯

文母為太任於前矣哉考杜鄴方正策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願師古註文母文王之妃太妣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妣乃知先儒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月令雉入大水為蜃解者皆曰入淮為蜃原註從辰從虫像蛤之大者夫蜃吐氣如樓燕雀來棲乃吸而食之此豈蚌蛤之所能為蓋雉與蛇交生卵于深谷歲久產蛇所謂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蓋是物也其發洪而出山摧石裂漂蕩

欽定四庫全書

博物通議

二

人家吾鄉屢遭此患若龍而無角俗呼為蛟蜃廣韻蜃字在上聲者註云大蛤在去聲者註云蛟蜃坡詩願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錦條亦合蛟蜃而言

說苑伍子胥曰白龍下清冷之淵化而為魚豫且射中其目許於天帝帝曰魚固人之所射豫且何罪可證春秋矢魚之說又說苑尊賢篇有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若隻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益知射魚古人常事而儒者常談耳

莊公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字無音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共音恭而不曰後倣此人多讀如字謂儉者德之同共若會聚然也予每疑之蓋奢則不遜與儉之為恭正相反及觀東漢翟酺上疏曰儉德之恭政府約節唐王仁皎以皇后父詔墳高五丈一尺宋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二者正作恭字前疑遂釋

左氏等書稱母弟者謂同母之弟也班史李布傳既曰布弟季心氣蓋關中又曰布母弟丁公則丁公者蓋布

欽定四庫全書

博物通議

三

母之弟耳稱母弟非是遷史已誤固因之也索隱乃云布之舅也得之矣

先儒言仁以桃仁為喻意謂仁為理之所從生如果中心亦能生也然桃杏之心本是人字作仁非也坡詩歲月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是矣

物類相感志龍之為性麓而畏鐵梁人堰淮有獻此策者乃治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固則古語何可盡信

本朝歲修河堤其費甚廣山谷在館中時有獻鐵龍爪之策山谷以兒戲書之蓋亦知其無益也

茶取其味以爽神思山谷云或濟以鹽鉤賊破家滑窬走水又况鷄蘇之與胡麻言不容雜以他物也坡詩脂麻白玉須盆研一半已入姜鹽煎故陳后山詩媿無一縷破雙園慣下姜鹽枉肺肝俗尚不同如此雙門有曲鱉瘴以茱萸煎茶飲之良愈謂之辣茶又一異也

范蜀公鎮嘗言江南有紅鹽然江南何嘗有此按蔡君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四

謨荔枝譜紅鹽者以鹽梅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曝乾而味甘酸非真鹽也北史高昌出赤鹽中國無之物類相感志亦止言落橄欖酸棗用鹽而已

土物之貢有人所不識者如伊涼庭州之陰牙角鳩州之胡祿五不知為何物蓋以地遠見聞所不逮也

天地生物養人不止九穀周官九職臣妾聚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也蘇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李恂拾橡實以自資元魏以桑葢代租皆是也河北被水范文正

公往賑救得饑民所食烏昧草以獻江西每過歲儉即食蕨根所謂䟽材不止此數物也

原註魏道武之半
種崔逞請賦桑葢

許汜曰陳元龍自臥大牀臥客於下牀劉玄德曰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下則臥百尺樓者玄德也坡詩曰恨無揚子一區宅欲臥元龍百尺樓京魏公定風波詞云休臥元龍百尺樓眼高照破古今愁皆相承之誤也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五

孤山對面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東坡入贛詩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為惶恐以對喜歡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漢宣帝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字作去聲則不犯廟諱然莊子此字通作平聲程文

中不必用也

淳熙間隆興解試小經題身中清異於白按孟子異於白馬之白也合作一句謂馬之白吾從而白之亦猶白人之白耳慶元間高秉儒內翰困士子以難題如大峙紫壇八脈之類省試乃取天子太采朝日賦按古者太字皆省一點以少采夕月言之則為太采可知如太宰少宰太宰之類主文既不悟其太士子亦只作大字押韻況此事見國語乃公文文伯之母之言前此亦未有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六

用婦人之言為省題者

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月經於箕則多風月離於畢則多雨此占法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自箕之外又有壁翼軫三星好風焉意者風角等占自有一家之說耳

日月薄食歷家可以預定頃在館中食前一日差館職

按驗時刻分數無甚差忒若地震未聞有預定者晏子

語栢常騫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騫對曰然

是觀天象可以知地震也張衡造候風地動儀柱外八

龍首啣銅圓機發吐圓知震之所在嘗一龍機發地震

隴西是數寓於銅儀可以前定也二者之法今無傳焉

班史有旬歲旬月解者或有两說翟方進為丞相司直

旬歲間免兩司隸註云旬歲猶云滿歲也至旬月往往

作十閏月田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屈楚為丞相後云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七

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殆不止滿月而已至

揚雄上疏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旂近不過旬月之役

遠不離二時之勞以旬月為近二時為遠二時止六閏

月耳則旬月若止滿月與千秋事又不同

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意普天之下同一象也星流雨

電不無偏異若丹曦素魄何有不同古者十日並出人

皆見之至漢延和元年正月魏郡日食而京師不見

傳前趙劉聰時三日並照唐貞觀時突厥境內五日並

黃琬

出三月連明而晉唐不然豈天之示警有時特異使人不可得而測耶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癸亥嘗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八

太乙歷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歷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武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

陰陽家五行之說多有乖謬者不可不辨且黃帝二十子得姓者凡十四人迨其後或以國或以官又如姬姓文昭武穆周公之裔得國五十有餘可同音乎漢唐賜姓為劉為李可同音乎京房姓李以律推之改姓京

陸羽不知姓自筮得漸遂姓陸員半千祖劉凝之慕伍員忠烈而更之盛彥師祖黃苞避漢元帝諱而易之又同音乎今擇時日論地理撰曰某音吉某音凶知書者當勿用也

明道撰家傳上谷郡君侯氏初從夫程珣為廬陵尉公字多惟家人曰有物擊鼓夫人曰有推乎可與之家人不復言惟恠亦不復作矣遂獲安居

淳熙丁未京魏公充報謝使至汴京金人設宴張樂公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九

以方有國恤力爭之至屬聲云若不撤樂但來斫取頭去自朝及晡麾三節人出留汴十日金人竟不能奪歸未渡淮八廂飛中已徹上聽上語宰執曰京鐘爭樂至留汴十日士大夫好論名節遇事方見此一節可取暨入見撫勞再三翌日御札京鐘將命執禮可嘉可特除權工部侍郎

元魏太史問周宣曰吾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得美食再問如初宣曰君墮車折足後又問如初宣曰君家失火

所言皆驗太史曰吾皆不夢也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耳

梁天監中因魏降人王足之言遏淮水灌壽陽勞役費用不可勝計百里內木石俱盡負檐肩穿疫死枕藉本欲病人適以自病水既瀰漫魏人築城於八公山以備城壞堰破而城存未必不墮魏人反間之計姚察乃曰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如此却是天啓其為以殞十萬人性命豈其然歟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

十

今之累朱漆而刻畫為紋以作器皿名曰犀皮意海犀之皮必不如是自奴傳文帝遺單于黃金犀毗一注云帶鈎也按毗字訓厚訓輔若他無所本當作此毗字

周亞夫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說曰吳王必置人於穀澠之間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諸侯聞之以為從天而下如其計果破吳楚曹操征鮮卑軍次無終敵塞蹊要不得進田疇謂曰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路近而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擒操以疇

為引道遂克之劉裕伐慕容超廣固城側有五龍口險阻難攻元文謂裕曰宜塞五龍口裕從之遂擒超三者皆用人謀得地利成功若是之速故用兵不可無嚮導也

河圖之數种放得於陳搏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取白黑碧綠黃赤紫配之以定吉凶謂之九宮詳考此法正今之順飛九宮也吉凶有辨其來尚矣外此俗禁宜無拘泥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

十一

乾道辛卯江南赤旱王寧為武寧宰務從寬厚號王佛子至是惡少強取人米穀予家充里正擒逃軍林姓者解之縣寧命敲折手足以示眾鄉邑帖然成都丙記云乾道三年邛州不熟浦江宰邵隆年捕得盜麥者聞於州太守馮覺不理因此攘奪羣起茶馬張茂材領馬綱之卒及成都禁兵至延貢鎮搜匿奸渠魁殺之註誤者給牒遣歸俗乃安安宣撫司奏其事始於邛之安仁有旨馮覺及通判蒲璵各錮三官放罷安仁宰宋琛追官

編管五百里茂材賜詔獎諭載亦救荒之切務也

惠州羅浮山圖陳文惠公讚序謂浮山即蓬萊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住唐圖志如之段成式雜俎齊郡歷山上有小山鐵鎖纏繞世傳海神鎖之索斷飛來予謂山峙而靜無遠徙之理如靈隱寺前飛來峯所傳皆誕也

丁公堂署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厄哉既得天下丁公謁見帝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羽失天下戮之以徇司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十三

馬溫公取其示人臣以禮義然鴻門之會項莊舞劍欲擊沛公項伯以身翼蔽之脫高祖於厄既得天下乃賜姓封侯同罪異罰安在示人臣以禮義乎

予嘗至襄陽問唐時所貢庫路真及倅廬陵問所貢陟釐土人皆不能曉襄州出髹器謂之裏樣意其即此物也

聖賢言性毫釐不差曰存性曰率性曰養性勿忘勿助長之一意也至揚雄曰學以修性夫天命之謂性止可

率而修之率性之謂道然後修其四端施之於教自惻

隱充之而為博愛羞惡充之而為得宜辭遜充之而為品節是非充之而為致和而本然之性未嘗以人力強握之也彼荀卿謂大心天而道夫道出於天而根於心大而後天由天而至於道理皆顛錯朱文公謂揚雄言性猶隔靴爬痒愚謂荀卿尤甚若王通以仁為五常之首性為五常之本道為五常之一荀揚之所不逮也唐書贊封常清等曰主德老勤節省耄期倦勤之語則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十三

若老而尚勤矣此太簡之過也至當簡處又失之煩如張嘉貞傳玄宗欲拜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分且半閱章奏而得之夫夜分即是夜半先武夜分乃寐是也豈以且半二字贅矣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事但曰伏波則不可須加一馬字乃是益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矣見史記衛青傳從霍驃騎軍有功封符離侯

秦皇漢武求長生之藥卒無所得可以監矣而唐之憲

穆復為方士所誤李抱真鸚弁不足多責韓退之大儒亦以丹自賊何也惟裴潁諫憲宗曰藥劑所以御疾非常進之餌張皋諫穆宗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疢作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真衛生之良方也古詩有之服藥求長年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紵與素

狄梁公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王仲舒為江西觀察有興浮屠祠屋者悉驅出境皆所以善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十四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註云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范祖禹作唐鑑削武后本紀每歲首書帝在房陵自以為用春秋之法然唐沈既濟已建此論諸省天后紀每歲首必書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

事述太后名不失正事不違常乃知范公正用其說而歐陽公作紀則述吳兢所撰史也

禹貢揚州之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於導漾導江有北江中江之別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又云自彭蠡既滙江分為三入震澤按彭蠡既滙乍分乍合孤山而下同為一江以入於海而震澤在姑蘇之東故後世指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國語子胥諫夫差曰夫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諫勾踐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韋昭謂三江五湖皆在吳越為可據矣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十五

予既辨三江為吳越之地載觀漢地理志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溝洫志云禹於吳則通渠三江其事益明第松江浙右視之熟矣而浦陽江實未之見閱元和郡縣志以浦陽江源出發州浦陽縣西北四十里桑溪山東入越之諸暨然後悉知三江之所在

荆公既自聖而蔡卞翼成之日錄一書專任私意誣及

祖宗其生也一為侍講建請坐之議其沒也設為坐像受君父之拜後雖釐正猶廁從祠本朝醇儒繼絕學淑人心不在從祀之列而三經字說黃鼓羣聽學者至欲以黃昏湯洗其腸胃乃獲與焉正論安在

荆公素有德行劉元城稱之平生不屈故自奇特程伊川重之及觀陳公瓘尊堯集則安石自聖造為神考聖語鄙薄君上如曰朕仰慕卿道德如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所笑既無尊卑之分他何足尚呂誨彈章欽定四庫全書

相傳通編

十五

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老泉作論云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姦愚是時新法未盛行新學未甚廣而切切言之又韓魏公見其容楊忱一書知其只為一身優於翰林非宰相器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慶元間鉅璫王德謙干紊朝政京魏公欲去之未發間忽報官鎖次早入朝乃德謙除節鉞公不立班知院何公澹不押麻文武皆退公上疏諫止御札屢頒不奉詔翼日奏事上曰聞祖宗時有此典故奏真宗以此語

王旦旦力爭乃別置使以處之至徽宗朝童貫以克復河湟特令建節中原淪沒實基於此上曰又聞非止童貫一人公曰其後譚馭藍熙從援例得之陛下曾不知三人者皆不得其死乃寢此命庶保全德謙上從之未幾竄之遐陬草麻吳宗旦且有南康之行

婦功不可廢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設九嬪以教九御而婦功之教甚嚴公父文伯之母言王后而下至列士之妻或自成祭服或自成朝服未有無所事者孔子賢之而公儀休歸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漢儒以為美談要之不奪工女之利可也盡廢蠶織可乎

欽定四庫全書

相傳通編

十六

孫權聞曹丕受禪問羣臣曰丕以盛年即位吾不及之闕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果七年而殂戴洋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問氣候洋曰武昌山作八字數不及九吳用壬寅來創營城至己酉始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或以名或以山定吉凶于一字今之相字者類此

漢田蚡殺灌夫事上問朝臣韓安國言兩人無甚別白蚡召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注云言嬰無官位版綬嬰實嬰也嬰救灌夫而長孺乃安國之字以秃翁為嬰已自可疑以秃翁為無官位版綬尤無意義詳觀其文蓋田蚡自謂與安國皆老成言語當有決斷不應持兩端耳翁本老人之稱而秃乃無髮者如頭童之類明堂位揭豆註齊人謂無髮為秃揭張湯傳魯謁居使人告孝文姦事湯殺文後謁居弟告欽定四庫全書

田蚡通編

十八

其兄與湯文事為滅宣窮竟湯自殺叙其轉相怨仇凡二百字湯死之因曉然朱買臣傳謂因被湯凌折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則湯之死又若出於買臣此史氏失於點檢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回曾參子也享於殿上顏路曾皙父也祀於廊廡沒而有知其敬祀乎子思師也而列於下孟軻門弟也而坐於上其亦可乎謂宜別立一堂祀顏路曾皙子思庶存名分

士大夫從政當行好事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為權吏所奪召吏曰汝恃權取之罪也與汝約一月還之及期無敢違者馬少保亮通判常州吏有亡官物械繫妻子連逮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逾月而足官物既可復而無刑罰之施轉重為輕特一念間耳史之紀述有一傳而相反者漢陳遵傳前說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後說為校尉嗜酒大率常醉事亦不廢始以欽定四庫全書

杜預通編

十九

酒廢務後復不然何耶唐李吉甫傳前說再輔政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李正辭與蕭肅偁同召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畏憚後又云畏謹奉法不忤害顧大體何耶

淳熙間冷公世光為殿院因見間語及譜系不能詳究第疑出於伶倫蓋伶或作冷也予閱漢師丹傳有冷褒者論定隕共皇宜立廟京師事正作冷字解者不知姓氏誤音作零又前趙錄有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此冷

氏之所自出也

分寧幕阜之陽其水東流為修水之源幕阜之陰其水西流為汨羅之源唐郡縣圖志岳州華容縣汨水自洪州建昌縣界西流經玉筍山及羅國故城為屈潭即屈原懷沙自投之所又西入湘水初疑此發於分寧而玉筍山在新淦及詳考之建昌本隸洪州武后長安四年割建昌置武寧縣德宗正元十六年分武寧西界置分寧縣而玉筍則在湘陰縣東北屈原嘗居其下非新淦之玉筍也

欽定四庫全書

知縣通編

二十一

事有重出者人見後之所紀用之既熟而本於前者往往畧之如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此前漢侯文對孫寶之言後漢張綱有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語今人但指為張綱埋輪事耳驚鳥累百不如一鷄此鄒陽諷吳王澤之言孔融薦禰衡實用其言今之援引但曰禰衡一鷄耳如樊準薦龐參亦曰驚鳥累百不如一鷄皆祖鄒陽說也

吉贛地近甌粵其俗右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一登入門妖怪隨至當斤絕之因觀漢武惑藥大之術至封侯賜第大夜祠於家將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乃信父老之言不誣

梁任昉曰地中有獸名弗述好食亡者腦畏栢而不畏銅鐵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罔兩好食亡者肝而畏栢與虎故植栢於墓琢石為虎所以馭之按周官方相氏入壙以戈擊四隅馭方良注云罔兩也梲用栢黃楊為裏表以石焉然則栢之用於壙植於墓古矣為子孫者宜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知縣通編

二十一

李義山襟褰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唱道予謂清泉濯足對花點茶尚庶幾背山起樓之外誠可笑矣若山僧獻高茶而取消風散調之部使者惠方竹杖乃規圓而漆之亦殺風景之類也

俗言有據錐刀之末叔向語也旁觀必審當局稱迷此

元澹所著釋疑也阮孚傳有屏當皆去聲不盡之言

人之常談多有所本如噴嚏此詩終風願言則嚏說文

以知為鞞此王制西方曰狄鞞註云鞞之言知也

范石湖詩草中科斗行如鬼科斗水居去尾生足曰蝦

蟆乃上岸而跳梁

雀微物耳俗人常見入沮洳化為蝦蟆